

钱是什么？钱是金戈利器
既可建功立业，又可伤人害己

鬼商

◎吕云德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鬼商

GUISHANG

◎ 吕云德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鬼商/吕云德著.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9. 1
ISBN 978 - 7 - 5039 - 3620 - 3

I. 鬼… II. 吕…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201212 号

鬼 商

著 者 吕云德
责任编辑 董耘
责任校对 崔建文
装帧设计 雪 媛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64813345 64813346 (总编室)
(010) 64813384 64813385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 × 980 毫米 1/16
印 张 18.625
字 数 310 千字
印 数 1 - 8000
书 号 ISBN 978 - 7 - 5039 - 3620 - 3/I · 1639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印装错误, 随时调换。

上蹿下跳的人们

(代序)

梁晓声

关于中国商人，书已写得不少。

商人在中国的声誉一向不高，目前之中国，又是一个鱼龙混杂的商业时代；于是某些写家意在为商人正名，便有为商人歌功颂德的书出版并畅销。

我承认中国从古到今是很有些所谓“儒商”的，每每也相信他们的好德性。

然，奸商在今天也层出不穷。

奸商而又与贪官、与黑社会勾结在一起，便是《鬼商》了。

用这一部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夏天明的话说，《鬼商》中写的是一些“不大不小的臭商人”。他们向我们的社会散发着臭气。他们是一些在权力阶层和社会底层、在金钱与色市之间上蹿下跳的人。他们不蹿不跳那就连鬼商都做不成……

“上蹿下跳”四字，在“文革”年代的见报率仅次于“造反有理”。黑墨白纸写就的大字报上常见；钢板刻印的小字报上常见；各类报刊上也屡见不鲜。这是专用在“人”字前边的形容词，指那样的一些有行动能量者——为实现一己欲望，活跃起来不择手段。他们善于借助上层权力，于是动辄“上蹿”；他们也谙熟下层社会中形成的黑恶势力的争斗套路，于是每每伴之共舞，是谓“下跳”；他们是一些目的主义者，目的即行动原则。

就他们自己的人生愿望或曰人生目标而言，何尝不想一蹿成功，一蹿稳定，蹿到上层永远不再跌落下来，终于摇身一变而做了持久的上等人呢？又何尝不想三亲六故子孙后代成为世袭了的上等人呢？但是他们的文化背景和成长过程，决定了他们的素质以底层的劣特征为主，比如好逸恶劳，比如对吃喝玩乐、酒色财气的迷恋。底层最是一个优劣粘连善恶浑沌

的阶层。底层的可敬分子大抵也只能或曰只得是一些安贫乐道的好人。要做底层的那样的好人，不安贫乐道通常是做不大成的。然令他们备觉痛苦、满腹怨毒的，恰正是那个“贫”字，便无法“安”，更遑论“乐道”。这世界上贫着并且真正安于贫的人是极少的，因为“安贫”不符合一般人性。但一般人们善于忍，忍到了中年以后，曾不甘于“安”者，大抵也就渐渐地较为“安”了下来。但有些人对贫特别的敏感，由此对权贵们的生活格外渴望。那渴望之强烈往往使他们的身心有燃烧感，于是他们的痛苦甚于一般人多倍。痛苦也是一种动力。这样一些人在“文革”中“上蹿”所要达到的目的还比较的单一，摇身一变成为当时的政治红人便基本满足了。“文革”年代的中国，连当了国家副主席的王洪文在家里用遥控器看电视，都被张春桥揭发为“生活腐化”。所以连他们对所谓“幸福”生活的想象都是有限得可怜的。在当年，善于“上蹿”者，必得先有超一般水平的“下跳”的基本功。“下跳”是为了随时准备抓住机遇，发力“上蹿”，“跳”而优则“蹿”，“蹿”而优则“士”……

然而时代不同了，以往一些善于“上蹿下跳”的人们的史页，毕竟已经翻过去了。

本书中所呈现的，是另一类善于“上蹿下跳”的人们的故事和命运，是商业时代的他们合演的一幕幕欲望横流——因欲望而激情澎湃的活剧。

本书是一部刻画出了一组群像的小说。并且，由一组特殊的人物群像，描写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种特殊的浮世绘——都市的、人物们如同野兽般凶猛的、充满暴力和邪恶的、以悲剧告终的浮世绘……

书中除了一个叫“黄鹰”的南海富姐外，其他一概人等，几乎都是底层出身之男女，又以青年男女为多。什么来钱快干什么的夏氏兄弟；歌舞团以色相谋吃谋喝谋穿自认为合适时不在乎卖身的“戏子”，她们没有成为演员的前途，除了姿色也没有别的谋生才技，所以也只能干脆将社会当成舞台，上蹿下跳于高官富商和流氓地痞、黑社会老大之间；靠开老虎机赌场发家的黑社会老大齐震和“红胡子”、“老章鱼”们那样一些红黑两道中的寄生者、市委的秘书长，想来也都是原本出身于底层的人。他们皆须不停止地继续“蹿”，继续“跳”，继续穿梭反串于上下两个社会阶层之间。因为他们只要一停止“蹿”和“跳”，他们的财路就断了，他们的人生目标就又离他们远了，他们就又感到人生的危机了……

然而作者的写作态度又是极为严肃的。

如上所述，那样一些人物和那样一些内容，倘若有媚俗之心，以作者的笔力，显然是足以写得满纸杀气，血腥四溢，性事淋漓，五毒俱全的。然而作者却并未那么写。所以这本书也非是那么一类书。

事实上作者所写的，只不过是一些叫“夏天明”、“夏天亮”、“楚南雄”的年轻的出身于底层的人们，不惜一切代价想要在我们所处的这样一个拜金主义大行其道的时代成为人上人的野心而已。他们为了实现他们的野心，想些什么和做些什么……

说到不惜代价，夏天明确乎是够典型的，号称“小诸葛”的他，为了将官员拖下水为自己服务，竟逼妹妹夏天丽以身体当诱饵；说到不择手段，他和他的弟弟，不但贩卖假种子，还居然拆卖鸭绿江上遗留下来的、抗美援朝时期被炸毁的断桥，还成功地策划了一起让许多人谈虎变色的黑社会老大的绑架；而说到技长，他竟也是令人瞠目结舌的，居然能三天三夜泡在赌场，一连拍爆了三次老虎机，拍中了三个百万大奖，结果心力耗损得一头扎在老虎机上晕死过去，若不是及时送往医院抢救，也许一命呜呼了……

但同样是一奶同胞，同样有过好日子的向往，是妹妹的夏天丽却又与夏天明显然不同，她还有些理性，人性也并未完全迷失。她的良心拯救了她，使她的人生没有像哥哥一样夭折于刑场……

我认为夏天明们是一些中国当下的于连。同样的野心，这是夏天明们和于连的共性。但，于连是一个读过许多书的青年，这是于连和夏天明们截然不同的方面，后者们是从不看书的，头脑中几乎没有什么文化可言。故，于连是有忏悔意识的，夏天明们没有。

他们死到临头，所抱怨的仍只不过是命运不佳而已。

故这非是一部社会谴责小说，而更是一部警示人心的小说。

而当今之世，某些人心现象也是有必要以这样的一类书来告诫的……

2008年12月21日

于北京

第一章

傍晚，丹城市机场上空，一架银灰色小客机缓缓降落。南海帅哥楚南雄随众旅客走出机场大厅，他一身休闲打扮，独自一人懒懒散散地在门前搭乘出租车。

司机：“先生，去哪里？”

楚南雄：“去你们这里最好的酒店！”

出租车直奔地处市中心的鸭绿江大酒店。

这时候，酒店附近的一家电子游戏厅里，一位长发飘飘、风度翩翩的年轻人正在玩电子游戏，他如痴如醉、如狂如魔。

下午，楚南雄在大街闹市中闲逛，正巧与刚刚从电子游戏厅出来的夏天明路间相遇，两人都不由自主地注视着对方，虽擦肩而过，却又都不由自主地回头再度相看，似有似曾相识之感。

夏天明甚感自己曾在哪儿见过这位帅哥儿，他使劲儿地想了想，眼前突然出现了在澳门赌场上的一幕：一位年轻帅哥儿一掷万金地豪赌着，待过足了赌瘾后，将赢得的钱当场大把大把地散给身边男女随从。

夏天明不禁自语道：“这样一个大阔少，怎么会独自一人来丹城这个小地方呢？难道是我看花了眼吗？！”

他使劲地揉了揉自己的眼睛，成宿的苦熬令他眼睛有些疼痛！他感觉这是一个谜，受好奇心驱使，他身不由己地跟随在楚南雄的身后，直到目睹他走进了鸭绿江大酒店。

这是他平时经常涉足的地方，可现在他却只有望而却步。

夏天明伫立在马路边，久久遥望着楚南雄走进酒店的身影，似有所思似有所想，直到觉出肚子又咕噜噜叫起来，并感隐隐作痛，才想起自己已一天一夜没吃东西了。他用手按着自己的胃部，眼望着面前橱窗里的食品，鼻嗅着附近饭店里飘出的美味油香，胃部愈加作痛，他神经质般不禁将自己身上身下又摸索了个遍，也未曾掏出分文。

他折身往回走，步履显得有些蹒跚，他走走停停，张张望望，不知该向何

处去。后来，他还是一咬牙，一跺脚，向不远处的站前广场旁一座高层建筑走去。

此时，他仿佛又有了精神，大步迈进门厅上挂着醒目招牌的“天丽桌球城”。

这座所谓的桌球城，实际上只是个仅有二百平方米的大厅而已。大厅里散落落地摆着十几张球桌。夏天明到来时，打球的顾客寥若辰星，整个生意显得冷冷清清。

门厅侧旁的一张球桌，女老板夏天丽正在陪一位中年模样的男人打球，并不时给予技术指导。

夏天明站在旁边看了一会儿，见妹妹仍是虎着一张脸不理不睬，心里明白是怕自己又要冲她借钱，心中暗道：也难怪她，自己这阵子可没少从她手里拿钱，而每次又都有去无回。

他翻了翻自己一双鼓溜溜的大眼睛，忽然满脸笑容亲切地问道：“小妹，最近球城生意咋样呀？”

夏天丽：“咋样？你没看到呀，连房租都快交不上啦！”

天丽仍虎着脸，心里说道：怕是又输光了钱吧？！

夏天明：“没关系，没关系，哥最近狠赚了一笔，钱马上就到位，房租哥全包了。”

夏天丽：“真的呀？噢，不是蒙我吧……啊，太好了！”

天丽忽然阴转晴：“哎，哥，我还没给你介绍呢，这位是我最近才认识的吴为大哥，是个大记者大才子，也是我打球的徒弟！啊，不好意思，吴大哥，这是我天明哥哥，亲的！”

吴为赶紧走过来和夏天明握手：“噢，原来是天丽小妹的亲哥哥，幸会！幸会！”

夏天明：“彼此彼此。”

他仔细地打量着吴为，心中不禁揣摩：又是一个拜倒在小妹石榴裙下的家伙！嘴里却打趣道：“我说小妹咋这么关照，敢情吴哥不是凡人呀！噢，吴记者，认识您荣幸荣幸！”

吴为：“别客气，天丽是我小师傅，都不是外人。”

夏天明当即便感觉到，吴为是一个纯真而厚道的人，心中不禁打了几个旋儿。

三个人正在寒暄，恰巧有顾客进来，天丽便将球杆塞到天明手里道：“哥，

你陪吴大哥打两杆儿，我去招呼客人。”

夏天明接过球杆儿，谦虚地道：“我平时很少玩这个，快忘得差不多啦！”

吴为热诚地道：“我才学没多久，正上瘾着呢。来，天明，咱俩随便打两盘。”

夏天明笑道：“我这人好赌，干玩没意思，咱俩说好，三战两胜，谁输谁请客！”

吴为立刻兴奋起来：“哎呀，我也是呢……噢，咱们男人可能都一样，啥事儿都有个想赢的劲头，越输越不服！”

两人随即摆盘开局，不多会儿，两局下来，各有胜负。

吴为感觉夏天明球技确实生疏，自己认真打赢他稳操胜券。

夏天明更是心里有数，自己若拿出真功夫，打他简直就是张飞吃豆芽儿，小菜一碟儿。

天丽在里面同刚来的那两个顾客边打球边聊天，顾不上他们这边了。

方才那两个顾客进来，夏天明便认出其中一个市公安局经侦支队的方剑支队长，心里不住嘀咕，他们来干什么？莫非……但见天丽和他们特熟，心里便慢慢消停下来。

“方哥，我天亮哥那个案子究竟要咋处理呀？”天丽边和方剑打球边问。

方剑：“这假种案影响很大，也把老百姓坑得够呛，不处理肯定不行！”

天丽：“那你就不能帮帮忙呀！”

方剑：“没有你的面子不早抓人啦，我想还是罚点款吧，不然没法交待……噢，最近有啥线索没有？”

天丽不自禁地向四周扫了一眼，摇摇头，没吭声。

方剑也不再问。

吴为见天丽和新来的客人打得火热，心中不禁生出几分妒意，而且越来越强烈。他虽然感觉自己这情绪很奇怪，可一时又不能克制，便借口去厕所，抽空儿去那边张望了几眼才稍安下心回来跟夏天明继续打球。

这一切都被夏天明看在眼里。忽然，他心生一计：“吴大哥，不瞒您说，我这小妹啊最任性，从小被家里人惯坏了，可她谁的话都敢不听，就听我的话，也算最服我了，您知道为啥吗？我老是供她钱花呀，可以说她要啥，我就给她买啥！嗯，不瞒您说，连她这桌球城的生意也是我给投资的呢！”

吴为：“啊，那是呀！你这么疼她，她能不……”

夏天明：“吴为大哥，咱们一回生二回熟，从小妹这边论，咱俩更不是外

人啦，今后，您有用着我的地方，不论哪方面的，您吱一声就是圣旨——小弟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吴为禁不住感激地道：“天明老弟真是豪侠义气，真让我感动。好，既然如此，咱们就当是一家人，也别客气了……来，继续打球吧！”

夏天明见吴为球瘾这么大，可自己都快饿晕了，哪里还有气力陪他继续打下去，便直截了当道：“吴哥，不瞒您说，我已一天一夜没合眼了，实在坚持不下去了……噢，要不这样吧，方才咱俩各有胜负，最后再打这一局，一决雌雄。不过，这会儿咱们得动真格的，谁输谁掏五百元钱请客吃饭、洗浴加练歌儿一条龙咋样？啊，敢不敢？吴哥！”

吴为脑子里疾速打了个来回儿：夏天明话儿说到这份上，自己不应声儿，从天丽的面子上也不好看，再者自己根本不服他那两把刷子，鹿死谁手还难说呢……不过，这五百元钱对自己这么个工薪族来说，的确也不算少啊！

夏天明毫不理睬吴为的踌躇，自己先动手摆起了球，并不住口地嘟哝：“男人嘛，就得像个男人样儿，有啥大不了的，不就区区几百元钱吗，千金散尽……”

吴为：“好，我就跟你赌一把，大丈夫愿赌服输！”争强好胜的吴为，终于上了夏天明的套儿。

结果可想而知，吴为一败涂地，只好乖乖掏出钱来。夏天明也不客气，一把将钱抓到手，转身边往外移动脚步，边冲吴为抱歉道：“吴哥，我实在坚持不住了，得赶紧回去补觉，改天再请你和天丽一起活动吧！”

吴为怔怔地目送着夏天明的背影离去，不禁怅然若失！

夏天明从桌球城出来，赶紧溜进附近华士派茶餐厅，狼吞虎咽饱餐了一顿，而后打着饱嗝走出来，打车去了开发区太阳岛洗浴中心……

傍晚，鸭绿江大酒店客房里，楚南雄仰靠在卧床上接听电话，仿佛同什么人发生了争吵，手机里隐约传出一个女人的吵闹声音：“哦哟！阿雄，你在哪儿？在哪儿？你给我回来！回来！……”

楚南雄情绪越来越激烈，只听他大声怒吼道：“我在哪儿你管不着，你不是我妈，你是……”没等把话说完，便激愤地关掉了手机。

随即手中的手机又响了起来。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使劲把手机扔到床上，任其疯狂地响个不停……

夏天明走进洗浴中心，男女服务员见了他无不一口一个夏哥、夏哥地问候，他也频频冲他们点头，显然他是这儿的常客。

夏天明在喷头底下长时间地冲洗后，又去蒸了半晌，而后晃晃悠悠地穿上浴服去休闲大厅，一头扎在一张休闲床上死睡过去，连一位服务员小姐过来给他盖浴巾、上茶水，他都毫不知晓，不多会儿便发出了沉重的鼾声。

晚霭笼罩着鸭绿江大酒店宽敞的庭院，庭院深处静悄悄的，初秋晚风里的树木、花草、绿地仍散发出沁人心脾的芳香。

楚南雄独自一人在石阶小径上散步，心境并不如这景色般宁静。他心浮气躁地来回兜圈子，嘴里不时地冒出一句：“受够了，受够了，真是受够了！哼，我就不信，不靠你这个疯婆娘，我楚南雄就没法活，就不会有自己的事做？！哼哼……我偏要活出个样儿，让你们看看！”

这么来回折腾了个把小时，楚南雄心情稍事平静了些，便突然感觉肚子有些饿了，遂转身去了餐厅。

入夜，夏天明突然从沉睡中醒来，仿佛想起了一件什么重要事情似的，一骨碌从休闲床上爬了起来，急三火四地去更衣室换衣服。临出大门时，他抬腕看了看手表，发现已是晚上八点多钟了，他当即搭出租车直奔鸭绿江大酒店。

出租车沿江岸路行驶，坐在车里的夏天明已容光焕发，神采飞扬、一头油光黑亮的长发在车窗微风的吹动下潇洒地飘荡。车子虽然开得飞快，但他仍禁不住催促司机：“快，再快些，我要赶时间会重要客人。”

出租车立刻发了疯。

鸭绿江大酒店咖啡厅，灯光柔和温馨，空气中飘溢着茶和咖啡混合的淡淡的清香。

真好像事先有了约定，夏天明匆匆走进来时，楚南雄业已恭候在那里了。他独自坐在正迎厅门的一张双人茶座上喝茶，侧旁座位上两位喝咖啡的女孩儿则交头接耳，叽叽喳喳地品评着这位帅哥：“看，他多像古天乐呀！”一个小女孩儿情有独钟地说。

“啊，这不是你的梦中情人和偶像吗？哎，咱俩过去请他签个名好不好？”另一个年龄稍大点儿的同伴悄声然而却明显带着挑逗地道。

“哇，你疯啦？他恐怕只是长得像，怎么倒当了真！”

“唉呀，管他是真是假，招人喜欢就行呗！”

“啊，你这个骚……”还没待这骂声出口，其中那年龄稍长点儿的女孩儿早用手掌把这小女孩儿的嘴堵了个严实。同时，抢先出口骂道：“你人小鬼大，比谁都疯都骚，当姐姐不知道哇！”

“好你个臭飞飞，好你个……”小女孩儿撒娇地从座位上站起身来扑向对方。

恰在此时，夏天明一步跨了进来。

四目相触，如同闪电。

夏天明、楚南雄几乎同时一眼便看见了对方，并都不约而同地在心中暗道：真是缘分啊！

夏天明笑吟吟地几乎是见老朋友似的走上前去，楚南雄亦情不自禁地从座位上站起来，两人几乎同时向对方伸出了手：“啊，太巧了！缘分！缘分……”

两个男人寒暄的时候，旁边两个美女姐妹也愈发表现出怪怪的模样儿，那小一点儿的女孩偷偷地用手指点着刚刚走进来的夏天明，不住地冲姐姐做鬼脸儿，姐姐悄然回头看了夏天明一眼，也禁不住埋下头哧哧笑了起来。姐俩见夏天明光顾注意楚南雄了，而并没发现她俩，便悄默声地也不起来打招呼。

原来这美女姐俩，姐姐叫萧飞飞，系市歌舞团舞蹈演员，妹妹叫萧燕儿，刚刚就读一家导游职业中专，姐俩儿跟夏天明都很熟，姐姐萧飞飞和夏天明也算得上是彼此心仪已久的好友。

夏天明和楚南雄竟像两个老朋友似的聊了起来，彼此深感惊奇的是，互相甚至没有丝毫陌生感——真可谓一见如故，相见恨晚！

楚南雄：“我第一眼看见夏哥，就仿佛在哪儿见过，就好像我们以前已有过好多交往，只是好久好久没见面了呀！”

夏天明：“老天，这是当真吗？我为啥也会有这感觉。啊，实不相瞒，我差点儿没撵上去喊住你。”

楚南雄：“我也不瞒你说，若不是我独自一人来外乡，凡事小心起见，早把你拉到路边相识啦……”

夏天明：“神神神啊！”

楚南雄：“奇奇奇呀！”

两个人不约而同地说出几乎同样意思的话。

夏天明：“南雄小弟太帅了，叫人怎么能不爱惜呢，认识小弟，实在是荣幸啊！”

楚南雄：“看，我正要夸你呢，却又被你先说出了口。夏哥风流倜傥，气

度非凡，一看就非等闲之辈，初来丹城，便能与夏哥相识，真是万里有缘来相会呀！”

夏天明：“命运这个东西就是神奇，而缘分就更是神鬼莫测啊……嘿，太感谢老天爷了！”夏天明说着，竟再次伸出手去，将楚南雄的一只手紧紧抓住，握了又握。两个素不相识的男人，顷刻便仿佛成了知心换命的挚友！

“服务员，请再来两杯柠檬水。”萧飞飞一声鸟啼般的轻唤，令夏天明蓦地侧头望去，虽然只看到一个背影儿和一个侧身，他还是立刻便认出了萧氏姐妹俩。不仅如此，仅凭萧飞飞这一句耳熟能详的呼唤声，便是在千百人中，他也能当即做出准确判断。他几乎是不假思索地，怀着十分兴奋惊喜的心情，起身走了过去。

“乖乖……飞飞、燕儿，你们姐俩也在这呀，啥时到的啊？我咋没注意？！”

“夏哥那么高的眼皮咋能夹我们呀，净跟达官显贵明星大腕儿们打交道，我们姐妹这样的小人物……”燕儿一边从座位站起来，一边满脸顽皮地嘲弄夏天明道。

“燕儿，看你又来了，干吗这么对夏哥？他有高贵的朋友要应酬……哦，再说那位不也是你的偶像吗？！”飞飞半真半假地打趣道。

“夏哥，你那位朋友，当真是古天乐吗？！”燕儿此刻竟一脸地认真。

“啊，燕儿，叫你这么一说，我也感觉他的确很像，哎哟，太像了，真是太像了！”夏天明转身仔细地打量着楚南雄，深为感慨地连声道。

楚南雄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切早弄得诧异不已了。夏天明见状，赶紧过来拉上他走到萧氏姐妹身边，给他们逐一介绍起来。

三个被介绍相识的男女，显然都很兴奋，特别是燕儿，左一眼右一眼地盯着楚南雄看个不停，嘴里还不住地念叨：“世界上还有这么相像的两个人吗？哎，夏哥，楚南雄不会是他的假名吧？他保准是真的古天乐！”

见燕儿这般痴痴的样子，夏天明、楚南雄和飞飞三人都禁不住哈哈笑了起来。

“来来，咱别傻笑啦，既然这么有缘分，就凑一起坐坐吧！”夏天明突然灵机一动，遂笼络起大家道。

几个人对这个提议各个乐意，当即惊喜地围坐在一处，若久别重逢的老友般交谈起来，其情其景、其形其状，实难描述！

“喂，我说，咱们别干坐着唠了吧？我提议咱们一起去歌厅练练歌儿好不

好？”过了一会儿，夏天明又提议道。

“唉呀，都十点多了！”萧飞飞抬腕看了一下手表，有点儿为难地犹豫道。

“管几点干啥？高兴玩通宵又咋样？！啊，姐姐，和夏哥、楚哥能撞一起这多难得呀？唱！唱！唱！楚哥的歌儿一定唱得一流！”萧燕儿叽叽喳喳快乐的如一只小鸟儿。

见她这般模样儿，楚南雄也仿佛有几分兴奋，他不自然地看了萧燕儿一眼，转眼用期待的目光看看夏天明，又看看萧飞飞道：“我没问题，你们俩看吧！”

夏天明立刻领会了楚南雄的心思，遂以不容商量的口吻道：“飞飞，别扫了大家的兴，南雄与我们有缘万里来相聚，我们一定要让他高兴！”说着，伸手把萧飞飞从座位上拉起来，用一只胳膊搂住她的肩膀：“再说，我也好想跟你在一块儿多呆会儿，就算夏哥求你啦！”

萧飞飞半推半就地随夏天明走出咖啡厅，而萧燕儿和楚南雄两个早欢蹦乱跳地走在前面了……

夏天明、楚南雄、萧氏姐妹在康乐园练歌城一露面儿，便有一位男服务生热情地迎上来：“先生，几位？要大点儿还是小点儿的包房？”

“要最大最好的，有总统包房没有啊？”夏天明调侃道。

“啊，是夏董呀！好久没见啦，这阵子又上哪儿去了呀？也不给通个电话……啊啊，还是那间超包吧！”一位大堂经理模样的女人热情地打着招呼。

萧燕儿得意地冲楚南雄道：“看，夏哥多有面子，他这人到哪儿都有朋友！”

楚南雄深表赞同地使劲儿点点头。

大厅里坐满了陪练小姐，见夏天明一行四人走过来，不禁一阵骚动。有两位小姐主动同夏天明打招呼，其他小姐几乎都把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楚南雄，还有的小姐丝毫不加掩饰地叫起来：“哇，看这帅哥，多像古天乐呀！”

萧燕儿看了听了，越发自豪起来，不禁伸手搂住了楚南雄的一只胳膊，楚南雄笑了笑随她并肩走进了包房。

夏天明让服务生上了些干果、水果和啤酒，亲自给每个人斟满酒杯，提议为大家的相识和缘分干杯。四人举杯相碰后，都一饮而尽！

酒一接触胃肠，人便立刻兴奋起来。

萧燕儿边翻歌本儿，边问楚南雄：“楚哥，咱俩合唱《两只蝴蝶》好

不好?”
楚南雄快活地回答：“可以是可以，但我最拿手的还是《相思风雨中》呀，两只蝴蝶……”

萧燕儿：“那我就先陪你‘唱风雨中’，‘蝴蝶’你唱不好没关系，我教你！”

萧燕儿便将两首歌儿的数码输入电脑。视屏上立刻跳出：《相思风雨中》字幕，随之音乐响起，萧燕儿、楚南雄都各自拿起了麦克，音乐中两人的表情激动而凝重。

难解百般愁 相知爱意浓
情海变苍茫 痴心遇冷风
分飞各天涯 他朝可会相逢
萧萧风声 淒泣暴雨中
人海里飘浮 展转却是梦
情深永相传 飘于万世空
当霜雪飘时
但愿花亦艳红
未惧路上烟雨蒙
啊……寄相思风雨中
啊……寄痴心风雨中
抱月去化春风 云外追踪 侣梦
恨满胸愁 红尘多作弄
难解百般愁 相知爱意浓
情海变苍茫 痴心遇冷风
分飞各天涯
但愿他日重逢
夜漫漫路上珍重
寒夜里霜雪飘时
但愿花亦艳红 别后路上珍重……

歌声凄婉、悲怆并杂糅着深情与憧憬，两人声情并茂，配合天成，音质乐声如原创原版一般，唱歌的人和听歌的人，都被陶醉了。但夏天明却突然有种不祥的预感，觉得楚南雄、萧燕儿的歌中仿佛预示出某种悲剧似的情绪，心中不禁连连泛起了好几个漩涡儿……

萧飞飞半晌才从这歌声营造的氛围中醒悟过来，她不自禁地瞟了楚南雄一眼，恍惚中发现好像有颗晶莹的泪光闪烁在他那睫毛忽闪的眼睛中，心头不禁一颤，顿时生出了许多疑问。

这时，在南海市一海滨别墅里，南洋娱乐公司董事长黄鹰正和助手赵君义面对面地交谈着。

黄鹰：“阿雄这次脾气耍得可不小，不知跑到哪里去了，打电话也不接……你看怎么办嘛？”

赵君义：“鹰子，你别着急，他愿跑就让他跑两天吧，大不了上哪儿散散心，阿雄就是这个性，倔强得要命，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你不比谁都清楚？”

黄鹰：“可现在已好几天了，也该差不多了，却仍然没个影儿……再说，他给公司捅了那么大的娄子，总得回来帮助收拾收拾烂摊子吧？嗯，他要再这样下去，我可要对他不客气了！”

赵君义愣怔地看着黄鹰。

黄鹰转而又变换了一下口气：“你想法儿再给我找一找，赶快把他给我弄回来！”

赵君义：“好，我明天就去办，只是你别太着急上火，他一个大活人，手里又不缺钱，绝对不会出问题！”

黄鹰：“我担心的就是他手里有钱啊！”

赵君义说话时，一副超出平常男女和老板与下属关系的深情，让人立刻便感受到他与黄鹰的关系非同一般。

原来他二人曾是初恋情人，赵君义仍深爱着黄鹰。

黄鹰送赵君义从别墅里走出来，两人拾阶而下，穿过绿树草丛掩映的石阶小径，肩并肩地漫步到楼边一辆停着的轿车旁，赵君义打开车门，恋恋不舍地道：“那我就走啦？”

黄鹰：“好吧，道上慢慢开，安全要紧呀！”

赵君义：“那你就回吧！晚上好好睡觉，千万别把自己熬坏啦！”

赵君义遂钻进车里，驾车疾驶而去。

黄鹰走进卧室，心情烦躁地来回走动了一会儿，百无聊赖地打开衣柜，将里面的睡衣逐件地换了个遍。末了，只选了一件白素的纱裙套在身上，然后，又走进洗漱间洗脸刷牙，不知不觉中竟莫名其妙地画起了妆，画了又洗，洗了再画，直到感觉太无聊了，才回到床上睡觉。但却翻来覆去难以入睡，没有阿

雄呆在身边，她感觉夜晚实在难熬，她倦怠地歪倒在床头，手持遥控器将频道逐个换遍，也未能找到想看的東西……

对唱所营造出的氛围，萧燕儿似乎并不以为然，她很快便从那唱歌时的情绪中摆脱出来，立即调整好了自己的感觉准备着唱“两只蝴蝶”了。

这“蝴蝶”楚南雄的确唱得不咋好，一来情绪好像还没从“风雨中”调整过来，二来有两句老是跑调，特别是“亲爱的”，这句不是唱高了，就是唱低了，弄得萧燕儿哭笑不得，只好自作多情地自己一个人领唱，总算好歹把歌儿唱完。

临到夏天明和萧飞飞唱时，萧燕儿就拉楚南雄起来跳舞。

夏天明、萧飞飞合唱的是《你是我的玫瑰花》：

“……你是我的玫瑰，你是我的花儿……”

歌声热情、热烈而奔放，萧燕儿在歌声中情不自禁地拥抱着楚南雄，并随音乐移动着脚步，竟像在楚南雄的怀抱中睡着了似的。

夏天明和萧飞飞都禁不住在心中暗道：这个臭丫头，这么快就爱上了人家。夏天明则在内心深处还多了一份窃喜：萧燕儿可是一张好牌！

夏天明一时兴起，接连独唱了《小丑》和《东北人都是活雷锋》两首歌。他手里拿着麦克风，身躯随着音乐不住地晃动，一头长发在脑后潇洒地飘荡，他憋足气力引吭高歌：

掌声在欢呼之中响起，眼泪流在笑容里，寂寞时欢乐送到你眼前，落幕时孤独留给自己，是多少磨练是多少眼泪，才能够站在这里，失败的痛苦，成功的鼓励，有谁知道这是多少岁月的累积，小丑，小丑，是他的心酸化作喜悦，呈现给你……

在一片掌声和欢呼中，他又怪腔怪调地唱起了：

……俺们这嘎都是东北人，俺们这嘎都是活雷锋！……

一时闹得气氛迭起！

楚南雄听着夏天明声情并茂的歌声，深深感受到这是一个有着不平常经历的人。

唱歌间隙，夏天明出包房去了趟卫生间，不巧竟在走廊撞见了妹妹天丽。

夏天明：“噢，天丽，你咋来啦？”

天丽：“吴为大哥约我来的呀。咋？你又和谁来潇洒？”

夏天明：“我有重要客户，生意上的应酬啊！”